甲申風雲

林奎成／著

下

作家出版社

林奎成／著

甲申風雲

下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甲申风云 / 林奎成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2019.4
ISBN 978-7-5212-0033-1

Ⅰ. ①甲… Ⅱ. ①林… Ⅲ.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Ⅳ.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87474号

甲申风云

作　　者：林奎成
策划编辑：郑建华
责任编辑：郑建华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067186（发行中心及邮购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　　刷：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70×240
字　　数：1012千
印　　张：60.25
版　　次：2019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212-0033-1
定　　价：135.00元（全三册）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36. 大顺永昌元年四月十三日
闯王东顾 / 627
37. 大明崇祯十七年四月十五日
大清顺治元年四月十五日
翁后之谋 / 648
38. 大顺永昌元年四月十七日
大明崇祯十七年四月十七日
给贼缓师 / 664
总督南下 / 670
梦断秦淮 / 677
39. 大明崇祯十七年四月十八日
关上绸缪 / 689
40. 大明崇祯十七年四月十九日
大顺永昌元年四月十九日
卫城誓师 / 703
挥兵山海 / 709
41. 大明崇祯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大顺永昌元年四月二十一日
大清顺治元年四月二十一日
石河初战 / 715
急驱关门 / 737
威远盟誓 / 746
42. 大清顺治元年四月二十二日
大顺永昌元年四月二十二日
大明崇祯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山海大战 / 767

43. 大顺永昌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大明崇祯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永平和议 / 782
44. 大清顺治元年四月二十六日
大明崇祯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石河顿兵 / 803
45. 大顺永昌元年四月二十九日
弃京西遁 / 814
46. 大明崇祯十七年五月初一日
大清顺治元年五月初一日
榆河之争 / 829
47. 大清顺治元年五月初二日
九王进京 / 842
48. 大顺永昌元年五月初三日
大明崇祯十七年五月初三日
娥眉惊魂 / 854
49. 大明崇祯十七年五月初四日
铁山访师 / 877
50. 大明崇祯十七年五月初五日
南国飘摇 / 893

后记 / 921
附录一 一次成功的辩伪
——《吴三桂与甲申之变》阅后意见 / 935
附录二 实事求是治史，雅俗共赏著文
——《吴三桂与甲申之变》阅读意见 / 937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36

大顺永昌元年四月十三日

闯王东顾

京城的局面有点儿乱，连日来牛金星顾此失彼，忙得晕头转向。

首先是大顺军士兵惹的乱。上个月的二十九日，牛金星在武英殿，为了南城士兵违令入住民户之事而与刘宗敏发生争执，刘宗敏当着李自成的面表示要亲自处理此事。当天午后，刘宗敏特派一名亲兵驰马到南城查证核实。屯驻南城的几个将官承认确有其事，但又说并不像外间流传得那么严重。刘宗敏的亲兵重申了十九日入城之时颁布三军的谕令，要求各位将官约束部下，不得再次发生此类事件。各位将官唯唯诺诺，表示遵命。等到亲兵返回田府把这个结果做了回报，刘宗敏也就认为事情处理过了，从此置诸脑后，并未采取进一步的惩治或禁谕措施。

此后的几天，倒是军民相安无事，虽然仍有几起小股士兵趁夜下城滋扰之事，但小小不严，民不告，官不究，大规模骚扰民间的势头总算初步得到了遏制。然而本月初七日发生了刘宗敏西城戒严而搜索陈圆圆这件大事，一万多名中标亲军的士兵呼啸入城。开始阶段的搜索按部就班，各队负责的区域搜索完了之后，按照王体中的指令，重新回到南城外的驻地。等到陈圆圆一干逃犯落网，剩下的约有三千多士兵并未遵照王体中的命令回驻原地。戒严令一解除，各队归属，顿时混乱，兵找不着将，将找不着兵，于是三千多士兵趁此机会，受了好奇心的驱使，也想一睹江南名姬的芳容，混到纷乱无序的士民当中，跟着瞎起哄、看热闹。等到刘宗敏杀了七个男优悬尸西四牌楼，大戏收场，暮色四合，这些士兵才个个感到饥肠辘辘了，重回南城，

已无气力。幸而人人腰间都有意外的收获，于是相约商定，就在西四大街和宣内大街一带下馆子喝酒。这一来各家饭店，生意兴隆，灯光烛影之中，店店不空，到处都是吆三喝六的划拳行令之声，酒兴正浓之际，少不得银子往桌子上一拍，连呼再上好酒好肉。眼看着大把大把的白银入账，喜得店小二前堂后厨，往复奔跑，个个眉开眼笑，把这帮大顺军爷伺候得酒足饭饱。

酒足饭饱，再观夜景。京城的规矩，二更鼓前，店铺不打烊，沿街不熄灯，各个通衢大道上烛火通明。初瞻天家夜景的大顺士兵，置身于十里长街，目迷五色，处处新奇。不料等到二更鼓起，灯火顿灭，眼前一片昏黑，酒意阑珊的当口，再也找不到通往南城的去路。于是有人便起了歹念，就近敲门入户，名为“借宿”。

就此开始，借宿之风弥漫三军。自从拿下了京城，除了第四天刘宗敏谕令张鼐安置了四五万人入住内城的寺馆公廨以外，还有二十余万大顺士兵分驻在九门城墙之上和四周城墙之外。半个多月来，这些士兵饱经风吹霜打和日晒雨淋之苦，昼则枯坐无聊，夜则伴星而眠，久而久之，郁勃不平之气淤塞于心头。在以往的征伐岁月里，这些苦楚，视如常事，那时候上下平等，甘苦同尝，连李自成和刘宗敏这样的头领人物也和普通士兵一样，白天行军打仗，夜晚垂帐而卧，与士兵胼手胝足，食同食，苦同苦，谁也没有任何怨言和牢骚，大家抱定了一个目的：虐政之下，难求活路，不如跟着闯王打天下，死了拉倒，只要不死，就不愁荣华富贵，落他个后半生逍遥快活！然而如今江山已经在手，李自成稳居大内，刘宗敏纵情田府，还有那几个制将军也在豪府大第里头享乐，却把这二十多万跟随他们枪林弹雨活了下来的弟兄们置于城头郊外，而天街咫尺，除了少数临时奉命办差的以外，绝大多数士兵连皇家楼阙什么样子都没见过。有了这番不平积郁在心，再加上此次大股士兵借宿不归，所以从初八日开始，人人怀了一份“法不责众”的念头，再也不听长官的约束，成群结伙，纷纷进入民户，开始是借宿，借了宿就要借火借灶、借锅借碗，到了晚上又要借烛借被，有了被窝儿，自然还要“借人”，男人不要，专借女人。富家大户首遭其殃，接着波及小康之家和中等平民，倒是一贫如洗的寒素之家平安无事。

眼看着这股扰民之风刹不下去，牛金星急得捶胸跺脚，初九日那天亲自跑到田府去找刘宗敏，一见面赔着笑脸问：“汝侯，这两日中营士兵大规模滋扰民间，不知有无耳闻？”

丞相来访，刘宗敏也很客气："是吗？倒还没听说过。老牛，怎么回事儿？"

牛金星只好忧心忡忡地把两天来城内发生的事情叙述了一遍。

"就这点小事儿吗？"刘宗敏一脸满不在乎的样子。

"此举关乎民心，何能谓之小事？"

"民心固然重要，可军心你也不能不管吧？"

"军心？请问汝侯，金星囿于职责，如何能管军心？"

"你是相，我是将。上阵打仗是我的事儿，如今太平时节，军民杂务，不都归你丞相该管吗？"

这个说法颇为痞赖，牛金星心里苦笑：又是大顺朝军体和政体之间的抵牾！身居天佑阁大学士之职，名义上位同丞相，而实际上在军中无权无威，除了李自成对自己还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尊重外，三军将士，哪一个把自己放到了眼里？说来说去，李自成自去年在襄阳建政，到今年在西安称号，发展至今，大顺朝一直没有摆脱"军政府"的状态。刘宗敏自称为"将"，而将权大于相权，事涉军务，只能求助于刘宗敏来出面解决："汝侯，话不是这等说法。此种扰民之事，若不立即将首恶绳之以军法，窃恐数日之内，激起民变。"

"民变？"刘宗敏哈哈一笑，"老牛啊，民变有什么可怕？我倒担心约束太严，激起了兵变。"

"啊？"牛金星惊出一身冷汗，"是何道理？金星愿闻其详。"

"如有民变，俺刘宗敏一声令下，就可出动军兵，前往剿灭。可是我手下的士兵，个个把脑袋掖到裤腰带上，跟着我出生入死，好不容易打下了江山，却还要风餐露宿，睡觉连个女人都没有，你想想，他们能会没有怨气吗？这样的怨气，你不让他们找个地方发泄出来，一旦军中变乱，请问丞相，你能指挥民间百姓去平灭变乱吗？"

原来是这样一番歪理，简直不可理喻！不过仔细想想，二十多万军兵，露宿夜空，既无房屋供其存身，又严令不许随军携带家眷，长此以往，确实不是办法。牛金星无以为计，只好一边拱手退身，一边嘴里喃喃有词："好、好，汝侯说的是。且待王爷的登基大典告竣，金星另筹善策，妥为安置。"

登基大典的筹备也很乱。上个月的二十一日，李自成定下了登基大典以本月初旬为限，从那时起，牛金星和巩焴就不断发生争执。历来改朝换代，应运而起的真命天子差不多都是不待寰宇大定，就要先即皇帝位，以示天命有归，人心有附，然后以此为号召，进而抚定九陲，一统天下的。远的不说，

就拿明太祖的例子来看，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南方刚刚剪灭了各路群雄，大河以北，尚属元蒙，朱元璋便在应天府建号称帝，大封开国功臣，显示出一派江山鼎革的蓬勃气象。开国功臣们受到了这番激励，第二年就奉朱元璋之命，鼓勇北上，直捣大都，长城以内，尽收版图。以彼例此，则如今崇祯帝已死，而大位虚悬，国家无主，这是历朝历代从未有过的现象。如今的局面，较之明太祖当初更为有利，京城在握，北方初定，军心和民心都亟待新主御宇，而这种时候，李自成迟迟不登大位，一旦江南的明朝大臣拥立朱家亲藩，再推出一个明朝的皇帝，到那时，民心怀旧，新朝倾覆，多少年的心血就会白白地付诸东流。由于这份担忧，牛金星抱定了一个宗旨：登基大典宜速不宜迟！所以他每天都要过问大典的筹备进度。

然而礼政府尚书巩焴的做法却令他很不满意。首先在大典的仪注上，巩焴引经据典，前三皇后五帝的把秦汉晋、唐宋明，各个大一统朝代开国之君登基的例子都开列了出来，在此基础上拟了一个长达十几页的仪单，看似周全备至，其实繁冗琐碎，按照这个仪单，光是把群臣演礼这一项排练妥当，就至少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巩焴是陕西庆阳府镇宁县人，自幼饱读诗书，博闻强记，崇祯四年辛未科殿试的二甲第六名进士，在明朝的官职是河南省学政兼布政司参政。这样的身份，做官为政不一定精明强悍，但满肚子学问，历朝典制，几乎不用查找书籍，张口就来。而牛金星功名不过举人，肚子里装的货色比巩焴差了一大截子，所以辩论起来，处处拮据，每当提出减省某条，巩焴都能旁征博引地说出一大堆理由把他驳得哑口无言。为此牛金星大伤脑筋，反复磋商，巩焴一步不让，坚持开朝立国不可马虎的立场。相持不下之际，二人的口水官司只好打到李自成那里。

这一来问题倒很痛快地解决了。李自成拿起厚厚的仪单一看，且不说好多名目不解其意，仅是典仪所需的旗、纛、幢、幡，斧、瓜、戟、钺等等这些道具就让他看得眼花缭乱。“备置这些玩意儿，需要多少时日？”他问。

“回王爷，”巩焴说，“大内有旧朝留下的遗物，但新朝鼎革，宜制新品。如果工政府催得紧，一应仪仗器具约需二十几日即可竣工。”

“二十几日？”李自成算了算时间，“太长了、太长了！”说完拿起笔来，大删大砍，把个工楷写成的仪单涂抹得面目全非。改完之后，巩焴心痛得有口难言，只好把没有涂掉的部分整理出来。牛金星接过来一看：“好，好！王爷英明！”仪单写的是：

一、祭天地

祀天神、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雨师、地祇。

二、祭社稷

五帝、五岳、五色土。

三、祭祖

显祖、玄祖、太祖、高祖、曾祖、祖、父。

四、颁诏

登基诏、受玺诏。

五、册封

册皇后、封功臣。

六、百官朝拜

七：大宴群臣

八十多道仪程，一下子缩减成七道，这一来省去了大量的繁文缛节，不过为了这份仪单，却已经白白浪费了五天时间，这一天是三月二十六日。

接着是群臣演礼。演礼首先要排定班次，仅仅这一项，就使牛金星大伤脑筋。微末小臣还好说，首席班次的排定，上去就遇到了麻烦。历来新君即位，都是文先武后，以丞相居百官之首，统率群伦，向皇帝致礼，而偏偏大顺的政体是以刘宗敏位居百僚之长。自秦汉魏晋，至隋唐宋明，从来没有武将越于丞相之上的例子。如果大顺不循前代之例而由刘宗敏率领群臣典礼，岂不成了旷古未闻的大笑话？可是这样的事，由巩焴提出，牛金星却不好妄赞一词。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封侯拜将，所有跟随他出生入死的武将都雨露均沾，刘宗敏，汝侯；田见秀，泽侯；袁宗第，绵侯；李过，亳侯；刘芳亮，磁侯等等，唯独牛金星这个位同丞相的天佑阁大学士没有爵位。汉朝开国，首封谋士张良为留侯、萧何为酂侯，明朝开国，更重文臣，李善长封为韩国公，比侯爵还高了一个等级。如今大顺政体弄成这样一个重武轻文的格局，李自成如不亲自出面纠正，换了别人，谁敢擅自妄议和更动？退一步说，如果刘宗敏兼具将相之才倒也罢了，偏偏这个汝侯，除了打仗，一无施政的才能。自从入城以来，威严自专，容不得半点儿逆耳之言，只有牛金星偶尔与他争辩几句，但还要察言观色，赔着笑脸，唯恐闹得不快而结成嫌隙，日后

将相不好共事，为此牛金星除了暗自对天喟叹，一筹莫展。大顺这种乾坤倒置的政体不改，内不能统协朝纲，外不能膺服臣民，于治理天下，大有关碍。他也曾旁敲侧击地探询过李自成的态度，但李自成对这一事关国体的大事似乎毫无考虑，每次都漫不经心地敷衍几句，不打算就事论事地把问题深入讨论下去。这样的态度使牛金星非常尴尬，话说得轻了无济于事，李自成根本就不往心里去，话说得重了又担心惹起李自成的猜忌，怕他以为自己怀有二心，意在揽权。更为严重的是，近来大礼演练，刘宗敏经常托词不出，总演练指挥官自然是巩焴，刘宗敏根本就没把巩焴放在眼里，大约以为区区一个旧朝的降臣，如何能任其对自己比手画脚地呼来喝去？因而放出话来："别他娘的拿老子当猴儿耍，不就是走个过场吗？到时候我大哥往金銮宝座上一坐，咱进去给他跪下磕三个响头，喊他一声'皇上万岁'就是了！"

刘宗敏带头这样做，其他的武将也就跟风效仿了。这一来，几次演练，场面哄乱，除了原明朝的降官还能保持着循规蹈矩外，大顺军的那些武将视如儿戏，嘻嘻哈哈，鼓乐声乱，引得前来观看的京中士民纷纷讪笑，私下的议论都不太好，认为新朝大臣，依然草寇习气，丝毫没有皇家威严肃穆的开国气象。

这件事对牛金星的刺激很大，身为丞相，分所当管，而形格势禁，却又不好插手去管。乱了几天之后，他索性甩手不理不睬了。思来想去，治理天下终究是读书人的事业，不如把精力放到作育人才和培植自己的势力上去。于是他奏明了李自成，说新朝既立，应该开科取士，获准之后，便以礼政府的名义布告各地，凡是在前朝取得了举人功名者，均可入京参加大顺新朝的首科开国恩试。经过几天紧锣密鼓的筹备，牛金星自任恩试总裁官，副总裁本来该是礼政府尚书的事，但巩焴仍然忙着登基大典的演礼和其他筹备事务，分身无术，所以临时指定吏政府尚书宋企郊来充任。

四月初四日那天，在文华殿典试前来报名应考的京畿八府八十余名举人。典试的科目省去了前朝通行的八股文和试帖诗，只有三篇策论，第一篇出在《论语》，试题是"天下归仁焉"，第二篇出自《孟子》"莅中国而抚四夷也"，第三篇是《易经》的"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这样的试题对于乡榜出身的举人来说几乎没有什么难度，连写带誊，用了一个多时辰的样子，纷纷交卷出殿。第二天午后揭榜，共取新科进士五十名，不分鼎甲，一律到吏政府挂单，等待授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历来殿试都是皇帝亲自主持，所以新科进士名义上都是天子门生，而李自成对此似乎不感兴趣，一切都交给牛金星独自操办。这一来牛金星捡了个便宜，五十名首科进士，毫不费力地罗致到了自己的门下。进士拜门，“贽敬”是少不了的，每人多寡不限，平均三两，就是一百五十两银子，牛金星照单收纳，很发了一小笔财。

除此之外，牛金星还广收前明的降官为门生，第一个纳为门生的就是上个月二十三日在皇极殿前向李自成进献《劝进表》的金坛才子周介生。

成了相门弟子，周钟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和兴奋，碰见熟人，主动炫耀：“我老师对我甚为器重。”

“唔，你老师是谁？”

“当朝宰相！”

“啊，失敬、失敬！不知道周先生成了牛丞相的弟子。”

“不怪足下不知，是前日才拜的门。”

“荣为丞相高足，理当庆贺。不知先生何日摆宴？”

“快了、快了。届时一定飞帖请足下光临。”

“好、好，敝人预备贺礼！请问，丞相如何器重先生？”

“‘伐楚伐秦，比尧舜而多武功，存杞存宋，迈汤武而无惭德’，我老师说，仅此两句，足可流传后世。”周钟说的这两句就是《劝进表》里的精警之句。

“是、是。牛丞相品藻文章，不愧法眼。”

这番对话一传开来，原明朝翰林院的青年才俊纷纷拉关系，找门路，想方设法去给牛金星投递门生帖，都以能做新朝丞相的弟子而为荣。牛金星亦颇为自得，贺宴连连，逢场必到，一以显示自己礼贤下士，一以借此扩大丞相的影响，在他看来，有了这样一大批相门弟子，安插到各个中枢衙门，日后何愁相业不隆？

然而这个想法，也不过是从长远着眼的一种打算而已。目前的局面，士兵大规模骚扰民间，登基大典的演礼形同儿戏，两乱交现，京城里已经流言籍籍了。其中有个说法是：新朝虽然是以李自成为首，但总有二十多人与李自成颉颃不相上下，不管什么事，都要这些人共同商定了才能算数。这个说法流传开来，大损李自成的威望。历来开国君主，一人独专，哪有众人抗衡聚议始能定议的道理？这不明明还是山贼草寇吗？

还有更糟糕的乱。上个月二十四日开始的“追赃助饷”，延续了十几天，“赃款”倒是追出了不少，田府的刘宗敏和袁府的李过，合计追索出白银两千多万两，但为了这笔款子，闹得京城骚动，人心惶恐。最初几天还好，恐慌仅限于田府和袁府，夹棍酷索之下，毙命的前明官员有一百多人，致伤致残者无算，两府的暴戾之气恍如地狱，不过毕竟还没有蔓延到市肆民间。再到后来就不行了，巨贪大蠹的钱财被追比一空之后，剩下还有几百个比较清贫的官员实在不能如数“完赃”，为了保命，只好耍赖，耍赖的办法一是“借”，二是“当”。

借有各种借法，告帮于亲朋好友是正常的借，一人有难，众亲朋互相转告，凑凑份子，明知是肉包子打狗，但亲朋之义，不容推诿，总要把落难官员的眼前之厄先解除了再说。属于这类借钱活命的官员比较幸运，款子凑齐，如数交上，即可脱离苦海，而所惊动的范围也不大，仅在亲朋的圈子之内而已。

另有一种“借”则大不一样，此类官员大都是单身赴任，京城之内，无亲无故，在大顺兵丁的押解下，走到东城一带的商贾人家门前胡乱一指，不管认识不认识，这家商人就算倒霉了，面对威吓叱咤的大顺兵丁，拿出纸笔，任由“借款”的官员写出“借据”，数目或八百，或一千，写多少是多少，乖乖地如数拿出银子，赔着笑脸把这帮不速之客打发走人了事。有那不识眉眼高低，或者吝财不愿意放贷的商家更倒霉，大顺兵丁一涌而上，翻箱倒柜地搜索金银珠宝，损失远比老老实实按照“借据”拿出的银两为多。然而不管是主动“借出”还是被动搜出，这些商家最终只落得一纸永无索债之期的“借据”，上面写的是：兹有前朝某部某司某职某某，借到活命银若干，立此为据，某年某月某日——其实是废纸一张！

至于“当”，更加荒唐。京城的前门大街当铺林立，凡典当行业，例规是以实物或恒产作为抵押，换取临时急用的银钱。而这些被逼无奈却又要保命苟活的官员，山穷水尽之际，既无身外长物，也没有固定的恒产，于是只好典当身份。“当”与“借”不同，借是由借债人给放债人出具借据，放债人留着借据为凭证，日后据以索债；当则是当铺出具“典据”给典当者，典当者凭着典据，待日后凑齐了“当本”和利息，拿着典据来赎回所抵押之物。

由于这个原因，洋相就出得大了，面对气势汹汹的大顺兵丁，当铺掌柜只好按照规矩，开出的典据是：某年某月某日，本号暂押当物张三，折价当

本平银千两，利息日计若干，限于某年某月某日之前持当本并利息赎回当物，逾期不赎，所押当物听凭本号处置——抵押之物就是个大活人的名字，如何处置？此类怪事，无异于敲诈勒索，而当铺掌柜也只好忍痛拿出白花花的银子，权当消灾免祸了。

就这一“借”一“当”，闹得京城人心浮动，追赃助饷由此波及了富家大户和肆市当铺，正好应了当初民间的说法：上个月的二十八日，后营李过的士兵以征集民间车马为名，大肆抢掠东城富户，民间流传，大顺军先搜刮皇家和百官群僚，然后是富家大户，接着就该轮到平民百姓了。

除了陈演、王之心和吴襄，追赃助饷闹的风声最大的是魏藻德和周奎。

魏藻德是上个月二十四日追赃助饷被点名的第一人，他与儿子魏追征合计该出“赃款”十三万。当天刘宗敏派了几名兵丁跟着魏追征回家取银子，翻箱倒柜，悉索敝赋，也不过才找出了两万多两，连十三万的零头都不够。魏追征宦囊也不丰，私蓄仅有几千两。不得已四处告帮，东拼西凑，到了天色擦黑儿，好不容易凑了八万，在大顺兵丁的押解下回到田府。刘宗敏累了大半天，此时懒得再和魏藻德过不去，只吩咐先收下八万银子记账，开释魏追征，但有话交代：“剩下的五万，我也不限定时日，什么时候交上来，什么时候放了你的狗爹。滚吧，快去找银子！”

五万两银子难坏了魏追征。魏藻德居官声望不佳，愿意为他解囊相助的人很少，所以拖了三天，仍未凑齐，而到了第四天头上，其父就一命呜呼了。

魏藻德死得好惨！但也不能不说是其人脑袋糊涂，自速其死。为了等剩下的五万银子，刘宗敏并未难为魏藻德，特为吩咐去掉刑具，把他单独关押到中院的一间厢房里，日食三餐，有个士兵专门给他送来，如此倒把他前几天肿胀的脸养得消了下去。所谓好了伤疤忘了疼，到第四天吃完早餐，一个士兵进来把碗筷碟盘收拾干净，照例反身锁门而去。没想到魏藻德不知哪根神经出了毛病，隔着窗户对着这位士兵怒气冲冲地高声质问：“要想用我，不管怎样用就是了，成天把我锁在这里算什么？”

这一下惹得这个士兵肝火大起：“啊？老子天天伺候你，你他妈的敢对老子这样说话？想造反是吧？也不想想你算个屎！”说着招来几个同伙，重新打开房门，把魏藻德连扯带踹，弄到院里，劈头盖脸一阵乱揍。正好刘宗敏吃完饭要去上朝，踱步过来，问明情况之后下令：“上刑！”

“上刑”与“看刑”不同。看刑是让人活受罪，上刑则等于宣判死刑。那

个受了叱问的士兵巴不得有这一声命令，在同伙的协助下，立刻把夹棍朝魏藻德的脑袋上一扣，使足了力气，狠狠地旋动绞杠，片刻之间，魏藻德惨叫一声，倒地气绝。

等到午时魏追征闻讯赶来，人已经面目全非，成了僵尸。魏追征抚尸大恸，也不知道该怎样处置了。刘宗敏握着马鞭子优哉游哉地走过来，指着魏追征说："你狗爹自己找死我不管，还差五万银子怎么说？"

魏追征抹抹眼泪，带着哭腔："侯爷，家父要是活着，还能求门生故吏帮忙凑凑。如今人都没有了，您老让罪官怎么办？"

这样子回话，形同顶嘴。不过刘宗敏并不发火，马鞭子在手里掂了掂，大约觉得灯干火尽，再也榨不出什么油水，所以很有人情味儿地说："嗯、嗯，人死不论。这三四天里，你多少也凑了些银两，算了，一笔勾销！你就用那些银子给你爹买口好棺材，雇辆大车，去找王旗鼓开个条子，就说我特许你出城，回通州葬亲！"

有此恩典，魏追征感激涕零，趴在地上给刘宗敏磕了好几个响头："谢谢侯爷，谢谢侯爷！"

比较起来，周奎倒是幸运多了。大顺将领住在周府的是制将军李岩。李岩秀才出身，性情温和，并且此次京城里的追赃助饷他也不担负责任。但周奎是前朝天字第一号的国戚，富甲京城，无人不晓，所以在三月二十六日那天，刘宗敏把他和他的两个儿子，以及另外十几个皇亲国戚一块儿弄到了田府。

周奎的吝啬是与生俱来的，三月初六日崇祯帝在朝堂上公然倡捐，内官徐高亲自跑到周府，希望周奎为国戚做个表率，带头认捐十万，而周奎哭穷，派婢女到宫中向女儿求助。皇后周氏拿出了五千两银子，嘱咐婢女，要老父另外再拿出一万五，凑成两万之数捐出。不料周奎得了女儿五千银子，仅把其中的两千交给徐高了事，自己不仅一文没出，还白白赚了女儿三千。此次被弄到田府，自然也不肯乖乖地"助饷"，但刘宗敏对他的人品和吝啬已有所闻，有意要整治整治他："你是国戚，没有定额，说吧，你认捐多少？"

周奎知道刘宗敏不好惹，狠了狠心，非常慷慨地说："为了报效大顺义军，罪臣愿把全部家产捐出——五万！"

刘宗敏鼻子一哼，看都不看周奎一眼，马鞭子举了举，立刻上来七八个士兵，把周奎父子三人分别踹翻，两个儿子脑袋上套了夹棍，对周奎还算客

气，只把夹棍套在他的两条腿上。

“捐多少？”刘宗敏再次发问。

“再……再加一万，六万！”

话音刚落，刘宗敏马鞭指着周奎的大儿子，对士兵下令：“上刑！”

周奎亲眼看着自己的骨肉在凄厉的惨叫声中，脑浆飞迸，瞬间毙命，心理受了极大的刺激。腿不能动，只好双手连连作揖：“侯爷，侯爷，罪臣举债，凑够十万捐给新朝！”

刘宗敏又用马鞭子指着周奎的二儿子：“看刑！”

就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周奎看着另一个骨肉痛苦万状地满地翻滚，杀猪般地号叫之声不绝于耳。但他并不知道刘宗敏“上刑”和“看刑”含义的区别，只以为二儿子会和大儿子一样立刻死去，周家的香火就要断绝了。“侯爷，侯爷，罪臣捐二十万、二十万！”

刘宗敏对着士兵做了个暂停的手势，踱着慢步，走到周奎面前：“二十万就想骗过老子？笑话！你女儿当了皇后，崇祯给你在老家苏州葑门赐庄园、赐田地，你拿着这些田产放贷滚利息，光是这项收入，一年也不止二十万！上个月崇祯要你带头捐款助饷，你他娘的一文不出，还倒赚了宫里三千两。老子今天不为别的，就要特为看看到底是银子要紧，还是你的狗命要紧！——来啊，看刑！”

两个儿子，一死一伤，但毕竟不是切肤之痛。等到自己的两条大腿被夹棍一夹，痛彻心肺的感觉实在比死了还要难受。嗷嗷惨叫声中，周奎伸出四个指头，意思明白，是四十万，而他却痛得话都说不出来了。

刘宗敏丝毫不为所动，嘴里冷冷地又吐出两个字：“看刑！”

刚才这一夹，已经使人心胆欲裂，周奎知道，如果再一夹，纵然不死，两条腿亦必残废无疑！于是他使出了丹田之内的最后一点儿气力，拼命狂呼：“七十万！”

七十万两银子是个人认捐的最大一笔数目，但是刘宗敏已经下定决心，要让周奎倾家荡产。“王旗鼓！”他吩咐立在身边的王体中，“你带上二十个弟兄，抬着周奎，到他府里去搜！搜不出一百万，就地给我剁了这个老杂种！”

结果王体中带人到周府搜出了一百二十三万两白银，比周奎自报的数目多出了五十三万。白银之外，黄金十万，珠宝无算。除了这些财物，更倒霉的是，当天早晨周奎父子三人被押走之后，周奎的夫人和两个儿媳妇全部绳

索自尽，男佣趁机溃逃，女眷女佣被刘宗敏的中军士兵掠走，既倾家，又荡产，一个月前威风赫赫的“嘉定伯”，如今身边只有一个被夹残废了的二儿子和一个侄子陪伴度日。不幸中的万幸是，财去人在，一条命总算保住了。

消息传出，不少士民拍手称快，都认为天道好还，分毫不爽，这是周奎应该遭到的报应！但也有人暗中窃窃议论，说大顺军对待前朝勋戚降臣如此苛刻，不是新君开国应有的举措。有个前明的国子监讲习，对大顺军的这类做法颇以为忧，悄悄地对周钟说：“足下是丞相的得意门生，理当适时进言，新朝刑杀过重，恐非吉兆。”而周钟却毫不在乎地一句话顶了回去：“历朝开国都一样！明太祖初创天下的时候不也是如此？”

到了本月初十日，牛金星坐卧不安，把宋献策找了来，秘密磋商之后，一块儿去找李自成。宋献策是河南归德府永城县人，崇祯十四年由牛金星举荐，纳入了大顺军。此人精于奇门遁甲和星象八卦之术，其实就是个浪迹江湖的占卜先生。一入大顺军，献给李自成一句据说是从晋朝时候传下来的谶语：“十八子，主神器。”“十八子”合成一个“李”字，“主神器”不用说了，自然是当皇帝、御天下。李自成闻言大喜，以为遇到了能预知天意的奇人，从此把宋献策奉若神灵，西安建国，拜为“开国大军师”，每遇大事，连牛金星说话都听不进去的时候，只要宋献策摇头晃脑地说出一番“天语”，李自成必能欣然采纳。这一次也一样，到了武英殿，牛金星神色严峻地说：“王爷，军师有话，敬祈嘉纳。”

李自成刚听完张鼐的报告，说是大内共起出白银三千七百万两，加上刘宗敏和李过追赃助饷得银两千万，两下合计五千七百万两。他正在筹划怎么样能把宫中的银子妥善地运送到西安，牛金星和宋献策一来，打断了思路，换了别人，必然恼怒，而对宋献策却格外不同：“请坐、请坐。军师有何指教，尽管说来。”

宋献策并不就坐，也立而不拜，只双掌合拢，抚于胸前：“京城近来杀气太重，冲犯牛斗。山人夜观天象，帝星晦暗不明，昼则天象惨烈，日色无光。种种不祥之兆，天意甚明：请王爷诏谕，即刻停止刑杀，稳定民心！”

“刑杀？民心？”李自成满脸迷茫，“怎么回事？”

有了宋献策一番天象示警的铺垫，牛金星就能放胆直言了。于是把上个月二十四日以来，刘宗敏和李过追赃助饷、刑杀旧臣、波及民间和大顺士兵夜宿民户、强掠财物、强奸民女等等诸般情状，原原本本地向李自成做了汇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